



散文

原载醴陵《开卷有益》

多情的山歌

刘放年

余记发的樵夫打山歌。他那高亢的声调常常引得人们或兴奋或悲切,余记发的山歌大都自编自唱,他唱歌的时候总是高昂着头,将眼睛半闭着,而口张得很大,那时候生活异常艰苦,所以山歌也往往是苦涩的,尤其对着山谷去唱,那揪心的回音常常催人泪下,也有歌颂美好生活或是情歌之类的,但只有在山坡上听,才能感悟它的灵韵。

与在山上打山歌不同的,是在田野上打山歌。尤其是每年的春耕时节,一些地方不叫山歌叫春歌。插秧时节的山歌往往是采取对唱的形式,而且只有和美丽村姑在一起插秧的时候,山歌才唱得起劲。唱山歌时,还常伴随着打泥仗,用泥巴,或是沾泥的秧相互抛甩。冷不防一把握来,打在背上或脸上,田垌里一时呼声四起,笑声不绝。山歌过后便是男女插秧大比拼。女人毕竟心灵手巧,插起秧来像鸡啄米。年轻小伙子自然比不过,一个个像丧气的公鸡败下阵来。但他们打的吆喝声往往穿透力很强,总是引得鸡飞狗叫。这是山歌练就出来的真功夫。

醴陵山歌里更多地贯穿着一个“情”字。

有人说,有两个字用在醴陵人身上最形象不过。一个是“鬼”字,形容醴陵人聪明机智;一个是“情”字,说醴陵人怀春多情。在日常生活中,醴陵人对“鬼”字活用到了极致。“鬼妹哪”,指妹子灵巧。“看得一只鬼”,指蹊跷。但更多地体现为与“情”字的神秘偶合与灵动。让“情”字丰富一种个性,一种神韵。这两个字被醴陵人捏在一块,便有了那首久唱不衰的民歌《思情鬼歌》。

《思情鬼歌》究竟产生于哪个年代,出自何人之手,无从查考。但这首民歌活脱脱地勾画出了醴陵人世间的“情”与“鬼”的神秘柔情与蜜意。尤其是歌词直白的语调,大胆的求爱方式,以及原汁原味的醴陵话腔调,让很多人感叹不已。例如“敲敲哪坎坎”“后门唧进”,那机灵而又大胆的举动,活脱脱地跃现于歌词中。由于它的浓郁的地方情调与情歌特色,这首民歌曾从醴陵唱到北京,唱给了周恩来总理听。全国著名歌唱家叶茅和廖莎演唱的版本还被北京音像出版社灌成了录音带《采红莲》广为发行。近些年,醴陵《思情鬼歌》又被湘潭工人合唱团和湖南省合唱团改编成合唱歌曲,并在全国屡次获奖。天津音乐学院著名音乐教授范国中,还把《思情鬼歌》的音乐元素写进他的民乐交响音乐中。

醴陵《思情鬼歌》的挖掘与流传,利益于这片多情的土地,它是从众多山歌特别是情歌中升华出来的,更多的情歌还散落在民间、在村寨。这些情歌大多是直白大胆的,而且带着幽默的趣味。例如一首《两为》:

对门姑娘矮地地,
背上背起猪草箩,
一来为了扯猪草,
二来为了看情哥。
有一首《相思苦》更加形象:
小小园地一堵墙,
苦苦丝瓜种两厢,
郎吃苦瓜苦想姐,
姐吃丝瓜思想郎。
这些情歌不仅运用了丰富的想象,采取大量比兴的手法,而且还敢于打破格局,自成一格。例如有一首五句式的情歌写得也是活灵活现:

清早起来去做工,
挑担水桶下河中,
清水不挑挑浑水,
平地不走走陡坡,
不知心里想哪个?
所以醴陵人有些随心所欲,无拘无束,憋不住,藏不下。醴陵人的观念是开放的、外向的。
不信,你就去读醴陵的情歌吧。

随笔

原载于《涑口故事》

探访千年古镇朱亭

欧宜准

我的老家坐落在醴陵西乡,打小就知道朱亭。

摊开一份《湖南省地图》,用手来丈量;醴陵到朱亭也最多不过拇指到食指间的距离。全程七十三公里,走省道三三一,再转省道二二一,途经转步、神福港、石亭、均楚、淦田、太湖、砖桥等镇,约摸一个小时车程的样子,即可抵达朱亭。

难得有空,所以特地选择到朱亭看看,听老人们说过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曾同张栻曾同游南岳,途经朱亭,在港上木桥边歇宿,应当当地人士请求,就地结亭讲学而留下佳话,因此便叫她朱亭,朱亭也因之而得名。

话说当年朱熹与张栻在朱亭,路过一座叫马迹桥的小桥时,朱熹赋诗一首《野桥言志》:“下马驱车过野桥,桥西一路上云霄。我来自有平生至,不用移文远见招。”张栻则和诗一首:“便请行从马迹桥,何须乘鹤过蓬蒿。殷勤底事登临去,不为山僧苦见招。”后来朱熹弟子钟震将朱、张游过的这座马迹桥命名为朱张桥,以示纪念。后来在五十年代搞集体建设,在兴修水利的时候,朱张桥被改建成了水闸。除了朱张桥,朱亭古镇有像龙潭书院、紫阳阁、挽洲岛、一苇亭、祖师殿、汪家井、拴马樟、太子岭和马蹄印等诸多历史景观,无不显示出千年古镇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底蕴。

其实古镇并不算很大,我独自一人沿着古镇漫步行走,镇上也只有三条主要街道,港街是与湘江平行的,不足一公里长,但已铺上了全新的水泥路,两旁依次排开,坐落着大大小小的房屋,除了街头的南杂百货和咸鸭蛋作坊等店铺,其余的基本上都是大门紧闭。我从头到尾彻底走遍整条街,也见不着几个人影儿。

其实,翻开史料记载,早在三国时期,朱亭就曾是一个人口稠密、市面繁华、交通便利的集镇,官方也曾在此设有驿站,在那个战乱年代,朱亭还曾是兵



家的必争之地,所以常常有军队在此安营扎寨。根据时代的发展,历史的繁衍变迁,古镇的喧嚣也逐渐冷静下来,因为静,我觉得古镇也变得更美,因为她拥有江南女子的幽静。

从地图上看,湘江从南往北,沿着朱亭这个地方就拐了一个U形弯,然后向北流去,由于古代的交通,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大部分都是依靠水运支撑,所以朱亭这个地方,昔日还被称为“小南京”。现在,朱亭还遗留了一群古码头。古码头群位于朱亭的正街和港街,我数了数,现存六座,呈“7”字形分布,每座码头都由五十块麻石铺就。拾级而上,确实别有一番韵味。因为依靠这个交通便利的小港口,因此也就造就了朱亭。这座千年古镇,承载着这方圆数十里南来北往的物资集散。

来朱亭之前,我也事先查阅了不少资

料文献,通过前人笔下的记载,更多的去了解朱亭。朱熹弟子钟震,在朱亭一个叫龙潭湾的地方建了一座书院,名曰:主一书院,只可惜后来该书院延续到明代,未能免于战乱,毁废殆尽。直至清朝的嘉庆年间,本地的一位乡绅才在原主一书院旧址上又建了一座更大的书院,取名:龙潭书院。当年,清朝的军机重臣左宗棠还为书院题写了“龙潭书院”四大字。所以一直延续到清朝光绪二十八年龙潭书院才改名为湘潭县龙潭高等小学堂,后来龙潭书院因生源减少而停办,且房舍无人料理,导致房梁朽坏殆尽。

现在的朱亭,除了湘江环绕北上,还有京广铁路一泻而下,京珠和省道二二一穿膛而过。所以交通的愈发发达,也给朱亭带来了机遇,带动了朱亭的发展。同时,也给朱亭古镇增添了蓬勃生机。记得自己还小的时候,我的祖父曾给我讲过关于朱亭车站的故事。京广铁路通过朱亭古镇,本来在镇上是没有一个车站的。朱亭距离北京约一千七百公里,在当时也只是一个小站。在我祖父的那个年代就是靠着一双小脚板,通过这个小小的窗口儿,了解这个世界的繁华,拓展他们的视野。直到二十一世纪,朱亭车站才停止了客货运输,但现在仍有一部分工作人员在坚守,主要担负接发车的任务。

此外,朱亭这座千年古镇,不仅仅只是作为一座千年古镇而存在,同时她也是一片英雄的土地。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曾先后涌现了像肖光海、彭观云等二十七位这样的革命烈士,他们前赴后继,为国捐躯;为社会主义建设,增添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名字和业绩,永远刻在朱亭人民的心中,成为当地人的骄傲。

从朱亭返回的路上,我一直都在想,下次希望还能有机会再来光顾这座古镇。多走走,多看看,多听听,用心品味朱亭这座千年古镇的魅力和那蕴含千年的历史和文化。



小说

原载《文艺窗·攸县版》

保姆

刘正平

门铃终于响了。月琴忙挣动着笨重的身子去开了门,抱怨道:“咋弄咯多天?”

“咯出差的事儿哪有准哩。”春生尴尬地笑了笑,指着身后一个老妇人说:“咯是易娟,我请来的保姆。”

“咋又雇保姆呢?”这是第四次请保姆了,一个个像走马灯似的。月琴满脸不悦,硕大的身子将门框堵了个严严实实。“不雇保姆咋行哩,你那个成天坐在麻将桌上的后妈会来侍候您?”

月琴嘴巴一嘟,说:“反正我不要,让她服侍你吧。”

老妇人也发急了,几近哀求:“老板,我啥都能干,先试试吧。您不满意,可随时叫我走。”

她迟疑了一下,圆滚滚的肚瓜挂不住裤子,把滑落在腹股沟间的裤头往上拉了拉,才挪开了身子;转身瞅见搁在茶几上的小坤包,心里一格登,赶紧收起。上次那个保姆就是掏了这包里两千多块钱溜走的。

这老妇人确实干活麻利,擦擦,刷刷,洗洗,几下子就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闲着没事,她掏出带来的篾针,和几团椭圆形毛线球,编毛衣。针挑着线,绕来绕去,编织得很慢。毛线是手工搓成的,比筷子还粗。毛毛糙糙,灰不溜秋,土得掉渣。

月琴看着好笑,问:“易娟,这是干啥子?”

“老板,给宝宝编几件衣衫吧。”易娟说。

月琴嗤之一笑,说:“我宝宝不需要。”

易娟急得满脸皱纹挤成一团:“咯真是纯毛的,穿着暖和。商店里那些瞎嚷嚷的毛纺货,都掺了化纤。”她没细说怎样从喂羊的羊身上,一根根地挑着毛剪下来,搓成毛绳的。

最烦心的事是做饭。孕妇厌食,三餐变着法儿做。见她吃不了几口,她唠叨个不停:“咋办呢,吃了这点儿,不够喂你肚里的毛毛。”

这天,她从电视节目里学了一招,即去菜场买回一只乌骨鸡,和一包高丽参、红枣、板栗等。有了上次那保姆携款潜逃的教训,月琴不能不有些防范,叫易娟上街买菜的钱都是见天给的。她心又悬起来了,边欠身找小坤包,问:“你哪来的钱呢?”

易娟笑道:“我也带了些零花钱。”

鸡炖好后,见月琴吃得高兴,她眉眼里都是笑,比吃在自己嘴里还甜。

这高丽参是名贵药品,乌骨鸡价钱也不菲。吃罢,月琴要结算钱。易娟摇摇手:“算啥,我不差这几个钱。”

月琴最不喜欢听这种假情假意的漂亮话,说:“你咯大年纪,要是不差钱,干吗跑来打工?”于是掏出三百元,硬塞给她。

月琴肚子见天长大,快到产期了。

易娟更体贴入微,小心谨慎,生怕有个闪失。偏偏轮着春

生上夜班,她只好整夜守护着。那小家伙在肚里折腾得厉害,月琴半躺在床上,见易娟哈欠连天的,老催她:“去睡吧。”

易娟揉了揉眼睛:“老板,我不困,眯瞪一下没事了。”“啥子老板哩?”月琴听着老大不小的舒服。九岁那年死了娘。自小缺少母爱的她,和这老妇人十几天的相处后,心里萌动着丝丝慰藉,“以后,莫咯样瞎叫,就叫闺女。”

她也觉着有些别扭,但主仆关系都是这么叫的。

午夜一点,春生下班回来,见她坐在月琴床前打瞌睡。手里握着毛线,头往前一倾一倾的,像鸡啄米,心里一酸:“娘,咋还不睡呢?”

老妇人陡然警醒,把脸一沉:“咋老瞎叫呢?”

“娘?”月琴大惊,瞅着满脸尴尬的春生,不待他回答,马上悟出了事情的头绪。

和春生相爱后,因自己显赫的门第,怕伤及春生的自尊,从不问他家的事。第一次带他到家里,她老爸却像一个大考官,对这个准女婿一盛问:学历,年龄,籍贯,父母职业等,问个没完。

为了应试过关,春生噤着嘴,把靠土里刨食的父母,描绘成两个乡村教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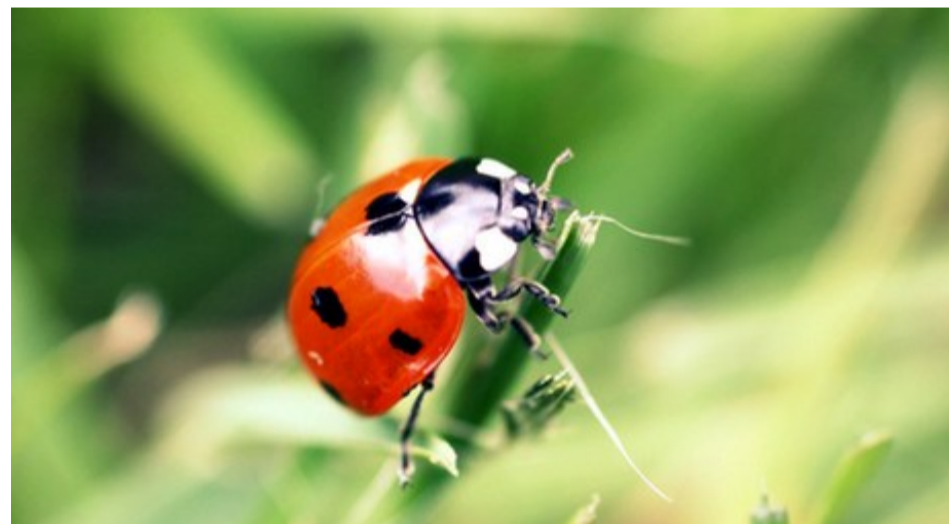
月琴“啪”地一个大耳光搥去:“混蛋!连亲娘都不认。没准儿有一天,这山望着那山高,把我也甩了。”

回忆录

原载炎陵县《神农风》

童年的瓢虫(外一篇)

萧菊菊



现在的小孩童年有各种各样的玩具,但相比较起来,我的童年虽然没有玩具,但也值得留恋与回味,我们每天两眼一睁,出门零距离就能亲近生动鲜活、情趣万端的大自然。

随手折一根路边的柴草,我们就可以做成进攻或者防卫的武器,或者形态各异的玩具。更有趣的是,很容易就能找到一个随心所欲的玩伴。

有天清早,我找到了一个玩伴。它是一个个儿不大,圆鼓鼓,有两片坚硬翅膀的小不点,翅膀上有几个小黑点,类似于央视少儿节目中那个永远长不大,永远清纯可爱的金龟子,但种庄稼为生的父母告诉我:从草茎往你手掌上爬的是瓢虫。

我用手指轻轻地弹它一下,它

倏地卷起足和角(触角),一动不动,死了(假死)似地躺上一两分钟,我不再动弹它时,便“苏醒”过来接着爬,爬得我手掌或者手背,痒痒酥酥的。

父母告诉我,瓢虫汁液中有股辛辣的味道,一般不被好虫的鸟雀待见。这便成了瓢虫防卫天敌,安全生存的天然遁甲。而瓢虫是我们农民兄弟的朋友,因为它的主要食物是蚜虫(即蚜虫,又称蜜虫),蚜虫腿脚与翅膀不发达,身体很软弱,运动不灵活,一天到晚,只会呆在农作物植株上,贪婪地吸呀、吸呀……可蚜虫不知道躲避同样馋嘴的瓢虫。瓢虫一接近蚜虫,就一只一只地把蚜虫吃到肚里,吃得自己脑满肠肥、瓜腹绵绵(儿孙满堂),而作物没了害虫,就可丰收。

到了县城进行内业的一天下午,我随一个伙伴,来到他所在的碧江苗圃。我们一到那儿,就有一个正在给苗木施肥的40岁左右的男人说:“小周,我大妹子在屋蹲(在家),带你朋友去歇咯!”

“要歇。”我赶紧小声地对小周

啼笑皆非的误会

我别坐在大门边,要我“起身”。

“工作人员,你诺曼还哪席水身(你怎么还没去洗澡)?”忙过一会儿,我还站在那儿发愣的我,大队长催问道。

“呵呵,盖席佬拐(这个小伙子),嘿嘴背银(是外地人),嗯晓打(不知道)咯嘎港(说客家人话)”和我一起搞土壤普查的本公社林业站的小刘赶紧解围。

到了县城进行内业的一天下午,我随一个伙伴,来到他所在的碧江苗圃。我们一到那儿,就有一个正在给苗木施肥的40岁左右的男人说:“小周,我大妹子在屋蹲(在家),带你朋友去歇咯!”

“要歇。”我赶紧小声地对小周

成年的瓢虫喜欢吃蚜虫,甚至幼瓢虫也是蚜虫天敌。稍大的瓢虫幼虫,一昼夜可以吃掉100多只。诚然,这些知识不是父母告诉我的,是我学习昆虫知识中兴趣使然,观察了解到的。

瓢虫幼虫吃到一定的时候,身体长得很肥胖,动弹不灵便时,脱下最后一层皮,存留在植物枝叶一边,掩盖日渐形成的蛹体,悬挂在枝叶下端,避免天敌发现。却避免不了我们顽童的采摘与把玩,好在父母会及时制止我们这种顽劣举动。三四天后,枝叶背后的蛹,渐渐羽化成能飞行的,或者说,是我们小孩最喜爱逗玩的瓢虫。

一番逗玩中,顽皮的我渐渐地大了,进入了学校,闯入了社会,也就渐渐地疏远了童年的朋友,以及童年的瓢虫。

说:“你一个人去吧,我就不去了。”

“你这家伙!”小周说:“想哪儿去了?你以为这儿说的‘歇’是指‘宿一晚’吗?错!这是炎陵县的本地话,意思和湘潭那边的‘玩玩’‘聊聊’差不多。”

写到这里,别离故乡湘潭35年的我,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忽然地涌出一联“故园不墨千秋画,乡语无弦万古琴”,便于留存,衍生一首七律:

离家背井一梦寻,两鬓如霜臂股酸。嫩送村头树犹绿,父耕田里蒿蒿间。

故园不墨千秋画,乡语无弦万古琴。独乐玩童相见骤,小名忆起再难吟。